

# 少年铁手（下）

(下册)

菜

铁手后来没有多说话。

他在观察场中。

他在默运玄功。

——他准备只要赵好向李镜花一动手，他就立刻发出他那越远越能发挥莫大威力的掌功。

那只是“劈空掌”。

真正的“劈空掌”。

——劈空掌几乎武林中人人都会，只是铁手真正下过苦功，把平凡无奇的劈空掌练得：“相隔愈远，功力愈强！”

所以一个人不在乎有没有练得奇功，有没有习得绝技，而是在有没有真正下过苦功。——这一如酒，味道不在奇与否，而在于醇。

不过，铁手眼下所见的，却是：

奇事。

赵好摸出了“大快人参”。

“大快人参”真的很大块。

形状就像一块地瓜，大约有小孩的头那么大，略为狭长，顶上开了六张叶子，三朵大花，都是惨青惨青的颜色。

赵好的脸色很灰。

唇却很红。

这下给“大快人参”对着夕照一映，整个人都变绿了。

惨绿惨绿的颜色。

——敢情这块“人参”还是会发光的！

这一映照下，也使铁手和凤姑同时省悟了一事：

太阳快下山了。

他们不知不觉已斗了一天一夜了。

晚上，又快来临了。

——今晚可有月儿否？

本有。

但天色很坏。

远处乌云与暮云齐翻涌，然后四合。

故此夕照特别灿烂。

像纪念一场凋谢。

赵好在如此暮照之下，又做了一件奇事：至少是令人出奇——想不到他会做——的事。

他撷下其中一张参花。

塞入嘴里。

咀嚼。

凤姑身形一动。

她想要阻止。

铁手却把她按住。

他已发觉有点异样。

果然，赵好先小心翼翼地把人参放到李镜花的唇上鼻下，然后他用嚼碎了的参叶敷在她的右颈侧。

铁手这时也发现了：

李镜花雪玉一样的右颈，有三个小孔，一字斜排，由上而下。洞的颜色呈蓝。

一种淬毒于兵刃锋日上的盖。

李镜花正合着眼。

她不是睡着。

而是晕过去了。

——如果不是仍微微起伏的胸脯，真令人错以为她已经死去了。

幸好不是。

铁手这才松了一口气，随即体悟：

赵好不是在害小相公。

——相反的，是用极之珍贵的“大快人参”为李镜花疗伤。

凤姑也看清楚了。

他们现在都伏在斜坡的土墩后。

贴得很近。

所以铁手可以及时制止凤姑的行动。

凤姑似也庆幸自己刚才并没有贸然行动。

因而她觉得有必要向铁手解释：

“这‘大快人参’参花可治奇毒，增长功力，而参叶可去一切恶疾，参须则可敷外创，人参则几可起死回生、尽疗伤毒绝症，亟见功效。”

铁手颌首道，“那么说，赵好是要为小相公祛毒了。”

凤姑努着红唇道：“奇怪，赵好的心天下闻名，比唐仇还狠，只不够唐仇毒，今儿怎么这般好心起来？”

铁手没有回答。

只一笑。

他看着赵好。

他的手势。

他的动作。

——由于他是那么关注，连几络发丝垂了下来，他都无暇用手去撩拨，反而是李镜花的秀额上黏了几条发丝，他还轻柔地用手指抹开，让它们回到发窝里。

他还没看到赵好的脸。

没看到他的眼。

更没有看到的神情。

相距实在太远。

但这已够了。

已够让人感觉出来了。

凤姑也明白了。

她明白了为什么。

——那也是为了情怀。

——而且是人类所有情怀里最来得无由的一种。

最美的一种。

这时候的李镜花，徐徐睁开了眼睛。  
她好像还没弄清楚一切。  
她的容貌很秀气。  
甚至秀气得有点儿单薄。  
不过，苍白的她，这时候因为无力而更美。  
她睁开眼，就看到赵好。  
她微微一笑了。  
然后看到夕阳。  
夕阳真好。  
之后她的眼神就遗落在夕阳照落的菜田里，仿佛她的视线就远落在那儿了，一直收不回来。  
“真……美……”她柔弱地说。这是她苏醒后的第一句话。  
赵好忽然站了起来。  
毫不犹豫地就走向菜田。  
菜色翠绿欲滴。  
菜花黄得清亮，像一颗颗露珠里的夕照。  
赵好跨步入菜田。  
俯身。  
他不是拔菜。  
而是采花。  
采了一手菜花。  
然后回来。  
这时候大家都看清楚他的眼神了。  
那在夕照中的眼神。  
就像夕暮一样的深情和不舍，挂在远山山腰下去，那眼神。  
——连风拂到他身上，也成了多情的风。  
这一下，铁手和凤姑更明了了。  
甚至生起了感动。  
赵好向李镜花走去。  
他要把手上的花送给李镜花。  
——尽管那只是菜花。  
突然，人影一闪，一人飞掠而下，一手已抓住李镜花鼻际的“大快人参”！  
这一下，连铁手和凤姑也没料到有此一变，赵好亦猝不及防。  
凤姑低呼了一声：  
“唐仇！”

## 越来越深情的你

铁手和凤姑距离太远，要抢救已然不及。

赵好的人在这一刹那间变了。

完全变了。

他狂啸。

那啸声令麦丹拿拼命捂庄耳朵，钟森明捂住了心急退。

也令李镜花双眼突然睁大，秀眉一蹙，咀角渗出血来。

可是他恍然未觉。

他一拳打向唐仇。

拳击向唐仇背后。

拳未打中，唐仇背后的衣服突然皱了。

唐仇的几绺后发亦立即白了。

铁手皱了皱眉。

——那是“老拳”！

更可怕的是：在那一声尖啸里，赵好跟他对抗时的内伤，以已复原了七七八八，这使得以内息雄长几近天下第一的铁手而言，也大为吃惊讶异。

——赵好内力之锐之烈，还超乎他的估计！

他怕李镜花遇危。

——不管落在唐仇或是赵好手里，一个是要置她死命的人，一个是情绪极不稳定的人，都不安全。

这次却是凤姑扯他伏下。

“让他们鬼打鬼去。”凤姑低声道，“我们再去收拾残局。”

的确，唐仇和赵好，都是强敌，也都是恶人。

——对付恶的方法，最好是让他们自己去打个你死我活。

唐仇如果攫走“大快人参”，她得要付出代价：

那就是捱赵好一拳。

可是赵好的拳头是捱不得、吃不下的。

这点唐仇可比谁都清楚。

——他们毕竟是同一个师门：“我是老子”张老师的弟子。

所以唐仇立即放弃大快人参。

赵好一拳击空。

唐仇已一转身，掠到了李镜花头上。

她的右手五指，已箍住了李镜花的颈。

然后她没有再动。

至少手足都没再动。

她不想让赵好误会她已经对李镜花下毒手了——一旦赵好这样误解了，那一切都艰辛多了。

她动的只是脸容。

她笑。

笑表示友善。

她冲着赵好展开一个亮丽的笑容。

这时，钟森明和麦丹拿也看清楚了来人，一齐跪地呼道：

“唐姑姑！”

这时，赵好和唐仇两人的动作，都遽然静止。

唐仇的手就在李镜花颈侧。

赵好的手已抓住大快人参。

两人的手只差一只手掌的距离。

但谁也没有再动。

谁也不敢再动。

——他们彼此之间，都很清楚对方的战力、出手和性情。

如果不是真的出手，他们都不希望让对方误会自己会出手。

唐仇先说话了。

她笑容可可。

笑意晏晏。

她是先向她的部下说话的：

“你们有了赵爷赵公子，还认得我这个唐姑姑么？”

麦丹拿惶恐地道：“唐大姊哪儿的话，我们天天在等唐姑姑你过来主持大局。昨晚你把这小相公交了给我，我们死死盯着，不敢有失，布店的和尚还有米铺的老板加上那客栈的掌柜向我们发动攻击，我们都死守苦候哩！”

钟森明更抹汗地道：“我们以为赵公子跟姑姑你同在一起的，所以才——要不是……我们哪敢——”

他有很多话都不便说。

不敢说。

他知道主子的性情。

但他也不想得罪赵好。

唐仇冷笑。

她冷笑的时候更清丽，像冰，美将起来时也使人眼里一凛，心中一寒。

她笑着向赵好道：“你倒是越来越深情了。越来越深情的你，是否还记得我是你师妹？可否好好想一想，为这女娃子，是否值得？”

赵好满脸胡碴子。

他的样子其实很俊俏。

但很沉郁。

他的须脚仿佛会说话。

它吐露出来的是两个字一个形象：

潦倒。

——在一些人身上，潦倒有时候也是一种美。

由于潦倒来自对自己的彻底放弃，所以所表现出来的落拓感往往使有母性的人觉得这孩子需要依凭。

因而动心。

唐仇现在的样子，就是动心的样子。

女人在动心的时候，看人的眼神会说话。

说很多话。

还有千种风情，都在一个巧目流盼中尽吐。

赵好却很冷。

很沉。

很凝静。

他不是沉静，而是凝静——一种豹子出袭前蓄势待发的沉凝。

——静止，是为了更暴烈的行动。

他说：“放了她。”

唐仇的眼里会笑。

妒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赵好不答。

他只重复了一句：“放了她。”

同时，抓住“大快人参”的手背，已跟他颊上的青筋同时贲起。

唐仇美目一转。

她在这一流目间看了赵好的神情、他的手筋、大快人参、那副棺椁还有李镜花。

然后她说：“你一定要救她？”

赵好点头。

唐仇的冷诮就像一匹美丽的妒兽：“就为了她，值得吗？女人里就没有比她更好的吗？”

赵好的语音是压抑的。

不但抑制着愤怒，还抑制着疯狂，这在他的声调里是完全可以听得出来的。

“你用‘三毛’伤了她？”

“是。”

唐仇直认不讳，且理所当然。

“江湖人称：‘一毛害人，二毛伤人，三毛杀人’，你三毛齐用，那是要她必死。”

“我是她要她必死。我把她在‘久久饭店’擒下，交到‘人生自古谁无死棺材店’来，为的是把铁手等人引来，使他来不及上七分半楼管我们对付‘青花会’那档子事。我不要铁手、哈佛这些人真的救了这小妞。”

“可是我要救她。”

“你可以跟我拿解药。”

“我是向不求人的。”

唐仇呢声道：“以你我的交情，又何必用到‘求’字，只要你要，我都给你。”

赵好的语音像冰火一样，不像是说出来的，而似烧着凝结而成的：“以你我的交情，我也清楚你的为人：我对你若有所求，便定会受你要胁。”

唐仇莞尔：“你又何必这样说。用‘大快人参’去救她，太也可惜。”

赵好冷冷地道：“你现在就是要胁。”

“给我。”唐仇用另一只空着的素手指了指赵好的掌中人参，“我放了她。”

“你先放了她，”赵好眼白多、眼黑少，可是很好看，甚至有点媚，“我给你人参。”

唐仇笑了。

笑得美美的。

她摇头：“你不是信用不好，而是情绪不太稳定，答应过的事，时常忘了，别人不晓得，咱们是同一师门的人，总是清楚不过。还是你先把人参给我吧。”

他也摇首，“你也不是不守信诺，只是心肠太毒，你只爱看人死，不爱见人活。别人你瞒得过；我是你师兄，你诳不了我。你先放了李姑娘。”

唐仇话锋一转：“你要得到这小妮子，太容易了，何必这样苦心，我一撮药粉就可以使你称心如意。”

赵好面容一肃：“我追求她，完全以平常心，用平常人的身份，她一直不知道我是赵好，也不知道我会武功。我喜欢她，我要用我自己——而不是我身外的威名、身上的武功，身边的力量来得到她。”

唐仇嘿笑道：“感动感动，无怪乎你不惜夺大快人参来救她。”

赵好忽然瞥见李镜花眼睛里有泪光。

泪花闪烁。

他错以为唐仇使她感到辛苦。

他脸色陡白，叱：“放了她！”

唐仇突然惊人地美了起来：“人死了，就不能活了，你毁掉的不过是一株人参，但我杀掉的是你心爱的人。”

赵好却说：“你杀掉的，不过是一个人，但我毁掉的事物，这一辈子你都不能再寻得。”

两人说话都狠。

都毒。

也都让人惊心动魄。

不知是因为两人太了解对方的毒和狠，还是大提防对手的行为武功，所以当赵好脸色煞白时，唐仇已准备动手；而当唐仇突然惊人地美了起来时，赵好也相当惊心警惕了起来。

他们互相那么专注地提防着，以致上空回翔不已的一只鸟，他们都不曾留意。

因为暮色已四合。

山中黄昏近。

山里夜色迷。

眼前渐黑。

## 愈来愈无情的她

唐仇正说道：“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做。大快人参，对你也一样重要，我放了她，不见得你就会给了我——”忽闻一声微弱的低鸣。

突然。

天  
空

掉下一  
物。

正落在唐仇和赵好之间的

棺  
椁  
里

。

触即发。在十数丈外的铁手和风姑看不清他们两人是谁先发动，因为天色已太黯了。但只不过是一刹间的功夫，两人已动手三招，棺椁碎裂，赵好身旁那半弧型的丈内一切有生命的事物都给毒死了，唐仇背后丈内范围的软硬事物都给轰平了。

然而李镜花仍没有死。

她仍在唐仇手上。

大快人参也并未毁。

它仍在赵好手中。

——点落在棺椁里只是一颗谷粒。

赵好的右拳击出。

唐仇以左手握住。

两人的手再也没有缩回来。

太黯了：以致看不出两人的脸色。

可是唐仇身上的衣饰明显地迅速地在老化。

皱了。

窄了。

有些甚至给猎猎的风吹走了，像刀切一般削成片片翻飞，消失在暮夜里。

露出来的肤色很白。

白更显夜色的黑。

夜色以黑的颜色使雪肤更令人动心。

赵好身上的衣服在霉烂中。

那像泡在腐蚀的佛水里，还发出了臭味。

那臭味迅速融入夜色里。

夜色也臭了起来。

就像是一个死老鼠组合而成的夜。

就算是夜色愈来愈浓，但谁都可以看得心知肚明：

他们两人已动上了手。

唐仇用毒。

赵好使的是“老拳”。

铁手忽然瞪了凤姑一眼。

凤姑有点脸热，但铁手看不见她脸上的酡红。

夜色来得太快，就算是铁手和凤姑距离那么近，也互相看不清楚。

可是铁手心里清楚。

一清二楚。

——那一声低鸣，不是鸟叫，而是凤姑撮唇轻啸。

那鸱鸢立即把咀啄上所夹的事物掉落下来。

——这一下，虽只是小小的变故，无伤大雅，但却使早已箭在弩上的唐仇和赵好，互以为对方已动了手脚，所以立即发动了攻势。

凤姑这一招很厉害：

赵好、唐仇自是非打成不可。

可是很危险。

——李镜花很可能成了牺牲品。

所以铁手很不高兴。

他认为人命是最重要的。

——他一向不允可任何人作为完成一件事的牺牲者，就算为爱牺牲也说不过去。

他很不同意凤姑这样做。

不过凤姑已经做了。

她是个江湖上的女人。

——江湖上的女人如果还要在江湖上立得住阵脚，第一件事就是当机立断，在重大关头时下手至少得要比男人还狠。

一个人在风波恶人情薄的江湖上有着太多原则，就是让自己有太少的机会——凤姑看透了这一点。

——虽然不可以不择手段，但必要的牺牲和必要的险，总是要付出和冒的。

不过不知怎的，她总是有些愧对那充满男人气息的汉子和他那正直坦荡的目光！

她自认为自己是越来越无情的她，竟仍跨不过感情上对长孙光明的情关，而又越不过理性上对铁手的理路。

她觉得自己很失败。

她喜欢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情的女子，这样才不会有太多的伤心，太多的失望，还有太多的人会认为自己不近人情。

但她却不能控制自己：情怀日益浓烈的不幸趋向。

奇怪的是：棺材店里的人全走了出来，没点灯是自然的事。

但米铺、布庄也没点灯。

灯火全无。

乌云密布。

天色黑得那么快。

天色暗得只有黑没了天色。

夜本身就是一种天色。

天的颜色本来就不一定是光明的。

由于这么夜，这么黑，两人的武功又这么的高，两人动手的情形，一般是几乎完全看不到。

可是杀气和毒力，是谁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得到的。

铁手、凤姑、宋国旗、余国情等四人内力高强，目力过人，还勉强可以分辨战局。

——可是，若再晚一点怎么办？

——还能看得见吗？

——尚能辨物否？

这时，忽听唐仇低声说话了：

“你知不知道我们四周都有强敌伺伏？”

她的声音有点抖。

不是怕。

而是疲。

——原来那么清脆好听的声音，竟有点“老”了起来。

赵好没有回答。

唐仇又说：“那我们还自相残杀作甚？”

她的语音在颤。

不是冷。

而是累。

——唐仇显然要比赵好理智些。

——事实上，遇上事情的时候，女人大都要比男人冷静点。

半晌，夜里，黑中，红头巾的赵好才说了一句话。

一句只有一个字的话。

“好。”

他的声音没有颤。

也不抖。

没有累。

更不疲。

但只是无力——一种几乎连说话的力量也失去了的无力——唐仇确不好斗，她的毒更是难防，何况赵好还要护住李镜花。

却在这时，咿呀、砰嘭连声，米铺布庄，一齐亮灯，十余火把，数十兵刀，迅速掠出，即布成阵。

火光熊熊，火声嘶嘶，风啸猎猎，人马浩荡，各把麦丹拿、钟森明尤其是唐仇、赵好还有李镜花全包围在中央。

## 若你伤心请找我

凤姑气得唉了一声。

余国情也道：“怎么他们会在这时候出来！”

宋国旗亦说：“让这两大恶人鬼打鬼内讧一番岂不是好！”

铁手却道：“袁天王、艳芳大师、哈掌柜的，都不是简单的人物。他们这样子出来只怕若不是别有用心，就是另有苦衷。”

艳芳大师是一个年轻的和尚。

样子很漂亮，袈裟很红亮，腰里配了一把九尺余长的刀。

他的眼神很妖冶，略带蓝色。

额很亮。

袁祖贤却很高大。

样子也十分粗豪。

但神情却非常温文。

肤色很白，几近唐仇。

相比之下，哈佛就很滑稽了。

他动作的时候像一头得意的肥羊。

说话的时候似一座哈着腰的笑佛。

出来的还有二三十人，其中牛眼，荣仔、大头小个子、长下巴的全都在那儿。

哈佛的样子，像是谈生意。

他是一副以和为贵的样子。

——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，因为先要和气才能生财。

“你们都不要争，都放下。”哈佛劝道，“都交给我，我来作个仲裁。我会把小相公交回给大相公，至于大快人参则也交给李国花好了。”

唐仇、赵好互觑一眼，不约而同松了手。

他们像倒觉得好玩有趣了起来。

——但这样看去，在那只不过是片刻的格斗之后，两人都似老了许多：唐仇发上已略染霜，赵好也有了白胡碴子。

那确是一场可怕的恶斗。

火光中，唐仇的右手仍掐在李镜花的脖子上。

赵好却仍紧紧拿着大快人参。

听到“大相公李国花”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唐仇的眼睛像点灯一样醒目地亮起，赵好的眼神却似焚烧一样暴烈地燃亮着。

“大相公？”唐仇棱形的唇角似微微带笑，“李国花他不是也着了我的厉害：‘冰’吗？”

——“冰”不是雪，而是一种毒。

剧毒。

那是中蜀唐门与老字号温家两家合成研制的“毒物”之一。

唐仇在“久久饭唐”的留笺布下了这种毒，并且毒倒了正关心李镜花下落而忘形的大相公。

哈佛干打着哈哈地道：“他就是给你毒倒了，现在还在米店那儿撑着，所以非得要大快人参驱毒不可——你是下毒者。但老字号的毒，不见得你也能解吧！”

唐仇给赵好飞了一个眼色。意思好像是说：

——瞧，还是我出手把你的情敌给毒倒了！

然后她问，当然是故意、有意、蓄意和歹意地问：“李镜花呢？为什么又得要交给李国花？”

这句话一问，连在唐仇掌握之中的李镜花都不住地眨着眼。

向哈佛霎着眼。

——就算从远处望，凭着火光也可以明确地看见，也当然能领会李镜花的意思。

可是哈佛居然没有看见。

完全看不见。

他是非常哈佛的回答：“这你都不懂！大相公小相公本是一对儿啊。”

唐仇斜睨了赵好一眼。

她连笑容也消失了。

是收敛了。

——她不愿意让赵好再次的迁怒于她：刚才那一搏，她手上有“烫手山芋”，既是活人，也是高手，更不能杀死，又不可弄伤，且又怕她趁机逃脱，所以在与赵好对敌时，还着实吃了点小亏。

——人要相当聪明才适合出来闯这险恶江湖，蠢人不如回家做凡人做的事。

——见过鬼怕黑。

——吃过亏卖乖。

赵好听了，低下了头，看火光中映照着镜花忧虑的容颜，忽然之间，他都明白了。

于是他问：“李国花在哪里？”

这次李镜花虽然叫不出来（唐仇仍捏着她咽喉），但却拼力摇头（唐仇故意让她脖子还能稍动）。

这次连赵好都看见了。

可是哈佛仍然没有发现。

所以他又哈又佛的回话：“他？”他用手往米铺一指，“不就在里面吗？”

这一下，有几个人脑里都轰了一下。

连余国情和宋国旗都能感觉得出来了。

——如果哈佛不是个卑鄙无耻出卖朋友惟恐天下不乱的走狗，就是故意要这样说这样做这样激怒赵好的。

——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

——激怒赵好，能制得住他吗？

——值得这样冒险么！

赵好却突然用他那白多黑少的眼珠，盯住哈佛，火光中更显其艳。

很艳的眼神，竟长在这样一个男子的脸上！

他一字一句、一句一字地问：“你没有骗我？”

哈佛笑哈哈地道：“我是生意人，骗人的生意做不长久，骗人的生意人也不长命。”

赵好用鼻子往空气一索。

连火舌竟都吸向他那儿一长而缩。

他说：“是有个中了‘冰’毒的人躺在里边。”

哈佛笑哈哈地说：“我说过：我没骗你，高明的人用不着骗高明的人，只要告诉他真话，他自己会作出选择。”

赵好狼一般地盯着哈佛：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哈佛哈哈笑道：“因为我只是想向你讨一片参叶——我不像她，”他用又肥又粗的拇指指向唐仇，“她贪心，要全部。”

赵好很狠地道：“那不是你唯一的目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哈佛哈了一声，唱了一个老大的喏答，“我姓哈，名佛，跟我在一起保准成天都笑嘻嘻闹哈哈的，不愁不闷，无忧无虑，若你伤心请找我，担保使你快乐逍遥。”

看他样子，听他的口气，自我宣传得正起劲，还巴不得要向对方呈上名帖似的。

赵好追问下去：“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”他还逼进了一步。

哈佛哇哈一声摇手道：“不关我事，我只是告诉你实情。只不过，我身边这位朋友，想要估量估量你身手，他叫‘补白天王’袁二哥！”

赵好瞳孔收缩：“袁天王。”

那英飒飒的汉子大步而出，将披毡往身后一束，温文有礼地拱手道：“在下袁祖贤。”

赵好冷哼道：“‘天机’组织的‘四天尊’中的第二天尊？”

袁祖贤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哈掌柜的其实也是‘爹爹’的第三天尊，人称‘哈三天’的就是他——他可以令人不眠不食地笑足三天哈哈。”

## 在我这么孤单的日子里

赵好防卫地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袁祖贤道：“李国花就在我的米铺里了。”

赵好直接道：“我要杀他。”

袁祖贤也简洁地道：“我会救他。”

赵好一句直下：“你救他我就连你也杀了。”

袁祖贤利落地道：“你进入米铺，就杀不了我，也杀不了他。”

赵好这回只说一个字：

“好！”

他一说这个字就马上行动。

行动前跟唐仇交待了一句话：

“她伤了一根毫毛我都找你算帐！”

说完他就如风一般闯入米铺。

袁祖贤将猩红披风一搂，全身一裹，升空而起，直越过米铺门前，落入后院，就在这时，整间米铺的烛火，突然都一齐灭了。

然后，里面就有一种非常非常奇特的声音。

这声音本来不奇特。

而且很好听。

但在此时此境此刻此际却传出这种声音，无疑是十分奇特，还相当诡异。

因为这声音不该在这时候出现。

那是琴声。

古琴之音。

悠悠。

优优。

——这悠悠优优的动人琴声，竟自嗜杀如狂的赵好入米店不久之后，飘飘袅袅地响了起来，传了出来。

唐仇摇首。

她摇头的时候予人的感觉不是拒绝，而是一种欲拒还迎的婉约。

她双唇很薄，抿成一线，下颌在抿唇的时候略为紧绷，看去更令人有一种倔强的美。

火光照在她身上，使她更似镀了金的天女一样。

“赵好不该进去的，”唐仇摇着头为他惋惜，“他的武功比你们加起来都高，可惜进去之后就不见得仍可保持优势了”。

哈佛嘻嘻笑问：“鱼为何上钩？”

唐仇点点头，英气和魔气在她身上脸上形成一种奇异的混合：“饵。他是为了要杀死情敌。情敌就是他的饵。”

哈佛眯着眼打量唐仇，仿佛她是可以吃下肚里去的一般：“我店里的李大七，是死在你手里的吧？”

唐仇用一种很女人而且很风情的眼色，回望哈佛：“我杀人可从来不问人的名字，”

哈佛给她这样一看，心里“怦”地一跳，连忙转过了视线，心里还叫了一声：好险！

哈佛人长得矮。

而且肥胖。

但一早已看破了世情：他这样子的长相，不会有特别美丽的女子喜欢。

他早已死了这条心。

所以不会有幻想。

——如有美丽的女子垂青，那一定是别有所图。

因而他从不为所动。

可是纵使他定力如此高、修为这般足，这回给唐仇这么看上一阵子，难免也色心大动，心乱如麻。

幸好他急急敛定心神，转移视线。

他人在“天机”主持大局，身在江湖联络志士，什么漂亮的女人，动人的女子都见过了，但像唐仇那么清纯而清丽又清亮更清秀的女子，他还是平生首遇。

哈佛干咳一声道：“我是大七的老大，我要为他报仇。”

唐仇笑了起来。

笑靥如花。

连黑暗中的火光都为之失色。

“我可不跟人进屋子里，什么饵我都不答应。”她笑咪咪地好像在看一只令人垂涎欲滴烤得正香的烧猪一般，柔声道，“除非是你邀我，那又不同。”

哈佛退了一步。

——被她的温柔逼退了一步。

那是杀死人的温柔！

他已有点笑不出来了。

他舐了舐干唇（他明明已喝过很多水了），道：“我不约你。我约不起你。约你的是，他。”

他一指后面。

后面来的是个很瘦的和尚。

可是样子很漂亮，腰间有一把秀气的长刀。

额很高，神定气足，但眼神很妖冶。

那是艳芳大师。

“是我。”艳芳大师合什道，“是我要与你一战。”

唐仇唇边的美丽棱角展了展：“我不喜欢和尚，管他道行有多深。要他破戒嫌伤阴鹭，要引诱他又嫌费事。”

艳芳大师居然能平心静气：“美丽的女子都是不喜欢出家人的。”

唐仇一双美目凝视了他一阵子，才道：“不过你那么俊俏，削发为僧实在太可惜。但是……你看来却有点脸熟。”

艳芳大师漫声吟道：“志士凄凉闲处老，名花零落雨中看。谁知老卧江湖上，犹枕当年虎骷髅。”

唐仇一震。

失声道：“天！是你！”

“是我。”艳芳大师合掌道，“不是你，我还不出家哪。”

唐仇余震未消，好不容易才勉强展颜道：“你……你其实不应该出家……”这才镇定下来，忧怨地道，“……你其实可以不出家的呀……在我那么多漫长而孤单的日子里，你都没有来找我，没有来陪我。”

她的语音动人心弦。

她的眼神令人动心。

艳芳大师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要么，放下屠刀，你且去吧。不然，那就请了。”

唐仇奇道：“我手上有刀么？你腰上才有刀！”

艳芳道：“姑娘就是好的刀。”

唐仇剪水般的双瞳一眨：“请？请什么？”

艳芳大师平静地道：“请动手吧。”